

汉字

认知理论研究

李守海 著

0111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认知理论研究 / 蔡永贵, 蔡荣之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21.11

ISBN 978-7-5525-6146-3

I. ①汉… II. ①蔡… ②蔡… III. ①汉字-认知科
学-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39793号

汉字认知理论研究

蔡永贵 蔡荣之 著

责任编辑 杨 皎 陈建琼 谢 瑞

封面设计 张 宁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薛文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gchbs.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9132959.taobao.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chubanshe@163.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3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22353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2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6146-3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关于汉字认知研究的构想	001
一、活跃汉字数量与具体字目	001
二、怎样进行汉字认知研究	005
第一章 感知汉字特性:汉字性质的再认识	008
第一节 前人关于汉字性质的论述	008
一、字符:文字所使用的符号	008
二、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决定汉字性质	009
第二节 我们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011
第二章 必要的盘点:汉字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014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	014
一、文字与汉字	014
二、汉字是怎样产生的	015
三、真正的汉字产生或出现的时代	016
第二节 汉字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018
一、汉字体系的形成	018
二、汉字的发展与变化	018
第三章 从认知角度审视汉字构形理据	021
第一节 前人对汉字构形的分析	021

一、“六书”理论的形成	021
二、“六书”的主要内容	022
三、“六书”说的不足与“三书”说的兴起	027
第二节 汉字构形造字“八书”说	030
一、汉字记词构形的依据	031
二、汉字记词构形的方法——构形造字八书说	031
第四章 认识汉字演变及孳乳规律,提高汉字认知能力	042
第一节 汉字演变规律	042
一、汉字的简化	042
二、汉字的合并	043
三、汉字的同化与类化	043
四、汉字的分化	043
五、汉字的规范化	044
第二节 汉字孳乳规律	045
一、孳乳正例	045
二、孳乳次正例	048
三、孳乳变例	056
四、孳乳次变例	059
五、孳乳通例	061
第三节 汉字构形理据和汉字孳乳规律对汉字认知的影响	061
一、汉字构形理据对汉字认知的影响	061
二、汉字孳乳规律对汉字认知的影响	063
第五章 审视汉字字族,科学认知识读汉字	068
第一节 汉字字族的概念	068
一、汉字字族与同族字	068
二、汉字字族的特点	070
第二节 汉字字族的形成和汉字类符的认知功能	071

一、汉字字族的形成	071
二、汉字类符的认知功能	079
第三节 汉字字族理论的科学性	083
一、理论阐释	083
二、实例验证	085
第四节 汉字字族研究的价值与汉字认知	097
第六章 深化汉字类化研究,提高汉字认知能力	099
第一节 汉字构字类化分类研究	099
一、意符类化	099
二、声符类化	105
三、母文类属字的类化	107
四、汉字构字部件类化指向的规律性	108
第二节 研究汉字构字类化的意义	110
一、汉字构字类化现象研究在汉字认知研究和认知实践中的意义	110
二、研究汉字构字类化对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113
三、汉字因构字类化而显示出的优越性	117
第七章 汉字认知的原则和方法	124
第一节 汉字认知的原则	124
一、掌握汉字理据与规律,了解学生学习心理	124
二、抓住认知规律,注意识字兴奋点	125
三、利用汉字学理论,将构形规律转化为识字规律	126
四、汉字教学要与实践相结合	127
五、注意科学分析和利用汉字部件	129
六、提高学生识字兴趣,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131
七、具体教学方法要有兼容性和开放性	135
第二节 汉字教学重要方法评介	136

一、汉字特征类识字法	136
二、心理特征类识字法	142
三、利用构字类化分析认知汉字	143
四、利用字族理论认知汉字	143
第八章 渗透汉字文化视角的诠释,加深汉字认知和记忆	155
第一节 通过了解汉字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加深对汉字的认知	156
一、昔	156
二、家	157
三、羔	159
四、年	162
五、父	164
六、兄	166
七、友	168
第二节 通过了解汉字蕴含的思想观念,加深对汉字的认知	169
一、仁	169
二、信	171
三、羊与祥	173
四、朋	175
五、母	177
六、酒	180
附录 许慎与《说文解字》	184
后记	191

绪论:关于汉字认知研究的构想

汉字是记录汉语言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符号体系。自然,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我国唯一的正式文字工具。所以,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要全面学习或掌握汉语,并由此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学习汉字。但是,对于如何对汉字进行认知,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还有待进行不断地深入地探讨。

在多年的汉字研究和汉字教学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汉字认知研究,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从汉字研究本体出发,这是根本,要让学习者和教授者掌握更多的有关汉字构形理据的科学知识;第二,要学会从认知角度科学地研究汉字、分析汉字。

当然要让学习者和教授者掌握更多的有关汉字构形理据的知识,并学会从认知角度科学地研究汉字、分析汉字,首先得对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汉字的存在状态和实际使用状态(不同汉字的活跃状态)有所了解。

一、活跃汉字数量与具体字目

汉字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据有关字书收字来看,汉字的总量是不断增加的。东汉时(100年)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大徐本)收字9353个,南梁时(543年)顾野王所著《玉篇》收字16917个,宋代(1039年)王洙等所编《类篇》收字已增至31329个,清代(1716年)张玉书等所编《康熙字典》收字已增至46933个,1990年大陆出版的由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已达52768个,1994年大陆出版的《中华字海》共收字81019个。可见,汉字总量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累增的结果,其中有些字古今都很少用,有些字只存在于古代典籍之中,现代汉语根本不用或很少用。自然我们学习或教汉字不可能也不必要学习这么多的汉字,只需教首先要学习或掌握对我们用处大的现代汉语常用字或多用字就可以了。这些常用字或多用字我们称之为“活跃汉字”。所以,这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浩繁的汉字中选出一部分首先要学、要教的活跃汉字,也不是一件

易事。这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阅读和书面表达中比较活跃的汉字有多少，二是活跃字是哪些。

(一) 活跃汉字的数量

选择多少字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人用于书面交际即阅读和写作的需求呢？经历代学者的研究，这个问题已有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有代表性的结论是周有光先生提出的著名的“汉字效用递减率”^①，其内容如下：

字种数	增加字数	合计字数	覆盖率	欠缺率
1000		1000	90%	10%
1000	1400	2400	99%	1%
2400	1400	3800	99.9%	0.1%
3800	1400	5200	99.99%	0.01%
5200	1400	6600	99.999%	0.001%

这个规律表明，掌握最高频的 1000 个活跃汉字，阅读和写作的覆盖率为 90%，以后每增加 1400 个汉字，大约提高覆盖率 1/10。这就意味着，汉字总量虽然有八九万之多，但其中 2400 个是在使用中最为活跃的字，大体上是一个最常用的量，3800 个大体就是一个常用量，一般人掌握 2400 至 3800 个汉字就基本满足阅读与写作的需求了。同时也说明，3800 以后的汉字，就一般的需要而言，可以不必再教，可在已掌握的 3800 个汉字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而自学；6600 个汉字大体是一个通用字字量，学者掌握 5200 至 6600 个汉字就可谓渊博了；6600 个以后的汉字虽然还有很多，但覆盖率只不过 0.001%，无关文字使用之大局。又据郑林曦先生介绍，他们用 2160 多万字的书面语言材料统计分析汉字的出现频率，发现“最常用的字 560 个，占一般书报刊物用字的 80% 以上。常用字 940 个，与前项合起来共 1500 字，占一般书报刊物用字的 96% 以上。次常用字 700 个，合共 2200 个。一个人学会这 2200 个字，普通书报刊物中的字 98% 以上都可以认识。”^②这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词汇中的绝大部分，一般只用两千多字就可以记写下来。这个结论与周先生的结论基本相近，反映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二) 活跃汉字的具体字目

对常用字的数量问题确定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哪些字应该进入

^①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56 页。

^②郑林曦：《精简汉字字数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63 页。

常用字的行列。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这个问题也有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最权威的成果就是《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了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汉字机械处理、信息处理及语文教学等方面的需要,国家教委汉字处在新闻出版署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从选取使用频率较高的字,选取学科分布广、使用度较高的字,选取构词能力较强的字,选取日常生活比较常用的字等“选字原则”出发,利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和 1928 年至 1986 年期间的资料 19 种,通过对汉字在不同学科的分布和使用度的统计分析,确定了 7000 个通用字,结集为《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已于 1988 年由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正式发布面世,可以作为汉字教学选取字目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和依据,在汉字教学中必须自觉利用。

但是,对于一般人学习汉字来说,7000 个字(与周有光先生说的 6600 个汉字在数量上接近)还是太多了。如前所述,学习汉字第一层次的字数,应是 2400 至 3800 左右。那么,这 2400 至 3800 左右的汉字应该是哪些字呢?这个问题也已解决,其成果就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为了语文教学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国家语委汉字处据上文所述四个“选字原则”,利用了从 1928 年至 1986 年期间的总量达 7000 多万字的 15 种统计资料和 5 种通用字资料,也经过对汉字在不同学科的分布和使用度的统计分析,并经过对 200 多万字语料的抽样检验,确定了入选表中的 3500 个汉字,其中 2500 个为常用字,即活跃汉字,覆盖率达 97.97%,1000 个为次常用字,即次活跃汉字,覆盖率为 1.51%,合计覆盖率达 99.48%。1988 年 1 月,由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以《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名义正式发布面世。这个字表中的 2500~3500 字正是我们进行汉字教学最权威的依据。这个表确定的字目数量,与前述周有光先生的结论相符,也与大量的统计材料相符,如《毛泽东选集》前四卷总数 660273 个,而实际用到的汉字只有 2981 个。^①文艺作品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剧本总字数 17.2 万字,只用了 2808 个不同的字;赵树理的《三里湾》全书 12.4 万字,只用了 2069 个不同的字;老舍的《骆驼祥子》全书 10.7 万字,只用了 2413 个不同的字。^②可见,人们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常用字数量一般就在 3000 字左右,其中最常用最活跃的大约是 2000 多个。这证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选的汉字符符合使用实际,可信可靠,这个表不仅适合于基础教育,也适合对外汉语教学。1990 年至 1991 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

①《〈毛泽东选集〉用字统计资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资料室,1974 年 9 月编印。

②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长城出版社,2000 年,第 194 页。

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和北京语言学院联合研制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该大纲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包括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大纲所收甲、乙、丙、丁四级汉字总计 2905 个字，其中 2485 个字正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一级常用字。这说明这个字表也适合于对外汉字教学。有这个字表和大纲，就在教什么字的问题上，把对外汉字教学引上了坦途。但是，有不少从事汉字教学的老师在教什么字、教哪些字的问题上仍然缺少自觉的意识，只是随意选取一些字，不分层次、不分轻重缓急地教，这实在是件憾事。我们过去在汉字教学问题上，用力多而对提高中外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2013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随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宁先生主编的《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字 8105 个，分为三级：一级汉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 3500 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 3000 个，使用度仅次于一级字。一二级字表合计 6500 字，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三级字表收字 1605 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见《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这个字表，一方面为我们在茫茫字海中选择出 8105 个活跃或较为活跃的通用汉字，另一方面呈现出 8105 个通用汉字不同的活跃程度，确实有功于文化教育。

（三）字频与汉字认知

常用汉字数量与字目的确定，离不开汉字字频的统计。字频对识字教学、汉字研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冯志伟先生曾说过：“传统的文字学认为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但是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它必须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而存在，在交际过程中，有的汉字使用得多些，有的使用得少些，呈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性。因此，从使用的角度看，汉字还应具备第四个要素——字频。”^①教哪些字的问题，实际上与怎样教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选择教哪些字本来就体现了教法的一个方面，即根据汉字所使用的频率，把汉字分作若干级，先教高频的最常用活跃字，再教较为活跃常用字。在此基础上，学习者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可通过自学而掌握一些非常用的专门性的或行业性的用字。

^①冯志伟：《现代汉字和计算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09 页。

二、怎样进行汉字认知研究

学习汉字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基础,所以,汉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同时,汉字教学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难就难在,汉字是音节表意文字,上文已说过,仅一级常用的现代汉字就有 3500 个左右,一个汉字要学懂,就要会写、会读、理解其意义,即对其形音义都有认识,如此掌握 3500 个一级汉字,确非易事。而且有一部分汉字还存在一字多形或多音、多义等复杂情况,所以学习汉字本来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汉字教学一直没有形成一些行之有效而为大家公认的广泛推行的教学方法,这就增加了汉字学习难度。所以,重视对汉字认知研究的探索已成为汉字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历代学者对汉字认知的探索

为了解决汉字教学难的问题,自古以来的学者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努力。古代学者重在编写识字课本。如周宣王时的《史籀篇》就可能是当代的识字课本;至于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宋初编的《百家姓》,宋人王应麟编的《三字经》,清人王筠编的《文字蒙求》则是标准的识字课本了。

到了现代,学者们对汉字教学的研究也从未停止。学者们从汉字的不同侧面入手,探讨、研究了汉字教学的方法问题,大抵有四种情况:其一,重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强调汉字教学与语言教学同步,字不离词,词不离句,把小学阶段应学会的汉字有计划地分配到小学各年级的课文里,随课文教汉字。有代表性的就是“分散识字”。其二,重视字音的作用,以朗朗上口,求得加深记忆,让儿童在学习韵文的语境中快速识字。古人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学即属此类,今人的“韵文识字法”(姜兆臣)实际上更是此类。以上两类汉字教学法虽有其优长,但教汉字不重视字形的特点、结构的规律、形义的关系,自有其局限性。其三,从字音入手,借助汉语拼音的注音。正音作用教授汉字、学习汉字,并进行读写。其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此法利用汉语拼音使识字和阅读、作文同时起步、交叉并进,使学生的口语能力及书面语能力同时得到发展,但由于对汉字的形义关系重视不够,所以,学生对哪个词用哪个字缺少理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小學生普遍存在写同音别字的不良后果。其四,根据汉字的有关特点,分别入手研究,不同程度地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或形义关系以“字理”指导汉字教学。如“集中识字”就是利用大多数汉字是合体字的特点,选择造字能力强、表音性能好的字作为基本字,把基本字相同的一批字放在一起集中学习,效

果尚好。但由于其对基本字的确定或有缺少科学性、有违字理不合汉字之实际情况者,所以导致对字的分析、对字的认识往往有不尽科学者。所谓的“字族文识字法”(鄢文俊)与“集中识字法”相类,它只是把“集中识字法”的基本字控制在单体字之中,便称之为“母体字”,把同一“母体字”的合体字称作“字族”,再把同一字族的字编成易读易记的韵文来教汉字。但此法由于对“母体字”及字族缺少严格的科学的认识,因而对一些汉字的认识也不够科学(母体字往往不是有关字的母体)。我们下文也讲到“汉字字族”,与此字族文完全不是一码事。此外,还有“字理识字法”(贾国钧),主张依据汉字的结构规律,从了解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此法从传统的文字学出发,重视汉字构形理据和科学的结构分析,化抽象符号为联想性的象形符号,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自有其优势,但未能充分考虑到识字心理、认知规律是其缺陷。其五,从儿童认知心理出发,从趣味的角度揭示现代汉字的形体与意义上的联系,注意通过对一些汉字在形体和意义方面的比较以了解现代汉字。把有关文字编成歌谣、顺口溜、谜语等进行教学(郭洪、俞景娥),生动活泼,易于识记,但有些汉字的分析是随意解说,有损汉字的科学性。

上述汉字教学的方法,除“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等少数方法外,大多只是尝试性地用于基础教育之中。各法本身利弊同在,而且大多偏于一端缺少广泛容纳吸收其他方法之优长之机制,所以,汉字教学法的研究只是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情况更为不佳:教学中多重语言教学,轻汉字教学,因而听说能力的培养超前,而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滞后。表现在教学中,首先,缺乏从总体设计方面就重视汉字教学的教材;其次,在教学过程没有行之有效的规律和方法,只是采用随文识字的方式;再次,对母语用拼音文字记录和母语用汉字记录的学生学习汉字的异同缺少比较研究,对国内汉字教学方法的一些合理因素、成功之处吸取借鉴不够。

(二)科学进行汉字认知研究的构想

鉴于以上汉字教学法利弊,我们认为,汉字认知研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理论上、指导思想上要注意科学性;二是具体方法上要注意兼收并蓄,不可偏于一隅,就以为自己的想法最佳,以一种方法贯穿全部常用字教学,甚至为一种单一的方法形成一种教材并予以推广。一定要吸收各种方法之优长、合理性,形成汉字认知的多种方法,再据不同常用字的不同特点、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等,考虑哪些字适合于哪种具体方法,然后以不同方法教授适合于该法的汉字。也就是

说,要形成多种既符合认知规律,又符合汉字特点的具体的汉字认知法。

1. 指导思想科学性

我们认为研究汉字认知,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从学习者的角度,科学分析研究汉字构形理据及孳乳组合规律。二是要从认知角度研究汉字、分析汉字,力求揭示出汉字的认知、识读特点。

2. 具体方法要有兼容性、开放性

要考虑到汉字相当复杂,只用一种方法处理的汉字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汉字认知的不同方面,也可考虑吸收不同教法的长处,如讲字音,一定要利用拼音(吸收注音识字之长),讲字形、字义,就要利用结构规律、字族理论等;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掌握汉字所记录的词义等,就必须吸收“分散识字法”的优点,把所要重点掌握的汉字散入课文,以掌握字在文中所代之词义。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便于记诵,编写课文时,不仅要考虑到思想性以及为阅读写作提供范文,还要考虑到韵语、朗朗上口等问题(吸收韵语识字之长)。所以说,不应只用某一种具体方法来认知汉字,要因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汉字特点等的不同,用不同的汉字认知方法。在本书中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利用汉字“字族理论”等来学习、认知汉字,详见第五章。

第一章 感知汉字特性:汉字性质的再认识

研究汉字,研究汉字的构形,离不开讨论汉字的性质。学者们多认为,文字的性质不同,决定文字的构形依据不同。其实,笔者认为,先有文字构形,文字的性质是根据文字构形依据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字的性质是由文字的构形依据所决定的。文字的性质并不是神秘力量或几个人先凭空确定下来,然后大家再根据文字的性质确定构形的依据,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我们认为,汉字构形的依据不仅决定汉字的性质,而且还决定汉字构形造字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决定汉字构形使用什么样的字符。所以讨论汉字性质离不开讨论汉字构形的依据。

第一节 前人关于汉字性质的论述

前人对汉字性质多有研究,有专文论述,也有文字学类著作的专章或专节的论述,非常丰富,此处不一一赘述,仅就裘锡圭先生关于汉字性质的论述,介绍如下。

裘锡圭先生主张根据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情况来确定汉字的性质,在学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

一、字符:文字所使用的符号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文字本身也是由符号组成的。字符只是组成文字的符号,也可叫作文字所使用的符号。一种文字的性质取决于它使用哪类字符,或以使用哪类字符为主。

文字由三种字符组成: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直接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直接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直接联系的是记号。汉字的字符以意符为主,以意符为根基,同时也大量地使用音符(而音符是在意符的基础上产生的,做音符实际上是二次利用),此外,还兼用部分记号。所以,从使用字符的角度讲,汉字可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

记号一般不能独立使用,汉字也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再考虑到意符的根基作用,也可以从整体上把汉字看作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

二、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决定汉字性质

汉字的字符里有大量意符。传统文字学所说的象形、指事、会意这几种字所使用的字符,跟这几种字所代表的词一般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都是意符。一般所说的表意字就是总括这几种字而言的。形声字的形旁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也是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也是意符。

意符内部还可以分类,大体可以分为形符和义符两类。有的意符是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它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表意,如古汉字里的“人”“日”等字所用的、等符号,这类意符可以称作形符。有的意符不是依靠自己的形象来起作用的。这种意符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表意偏旁,它们就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例如:合体表意字“歪”由“不”“正”二字组成,它的意思就是“不正”。“不”和“正”在这里就是依靠它们的字义起作用的意符,所以这类意符可以称作义符。形声字的形旁一般由依靠本身字义来指示形声字字义的字充当,所以也应该归入这一类。

汉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人们在假借某个字来记录一个跟它同音或音近的词的时候,通常并不要求它们原来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例如“其”本是“箕”的表意字,后被借来表示语气词、代词“其”,“箕”“其”二词在意义上就毫无联系,“其”只作为一个音符使用,是一个表示音节的符号。那些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音译外来词的假借字,它们使用音符,表音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元代假借记录出自内蒙古语官名的“达鲁花赤”这四个字(达鲁花赤的本来意义是统治者、掌印者),以及记录汉语里固有的双音节语素的假借字,如“仓庚”(鸟名)、“犹豫”之类,它们表音的性质就十分明显。

形声字的声旁也是音符。声旁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借来表音的,如“花”的声旁“化”。另一类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也有联系,例如一种用玉、石等物制作的耳饰叫作“珥”(与“耳”同音)，“珥”字从“玉”从“耳”，“耳”就是跟“珥”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声旁。这种声旁可以看作音符兼意符,但这只是一种静态的、不考虑动态因素的传统说法。

汉字的音符跟拼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区别。拼音文字的音符是专职的,汉字的音符则是借本来既有音、又有义的现成文字充当的。有很多汉字在充当合体字

偏旁的时候,既可以用作音符,也可以用作意符,而且还能兼起音符和意符的作用。例如“耳”字在“饵”“聒”等字里是音符,在“聪”“聋”等字里是意符,在“珥”字里是音符兼意符。一般拼音文字所使用的字母,数量都相当少。汉字音符的情形就不同了。从原则上说,汉字里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借用为音符,实际上用作音符的字,数量也很大(古今用作声旁的字超过一千个),并且同样的字音往往可以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所以汉字的音符跟表音文字的音符存在着重大差异。音符并没有在汉字体系内部形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更不是一个严格定形、定音、定量的、高度有序化的字符系统。而任何一种真正的表音文字都必须具备这种高度有序化的音符系统。如果要强调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音符的区别,可以把汉字的音符称为“借音符”。

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出现了记号。

汉字发展后期,字符中有相当数量的记号。在文字形成过程的开始阶段,可能有少量长期沿用的记号吸收到文字里来,古汉字里 X、^、+ (七)等数字大概就来自这种记号。除此之外,用记号造字的情况就很难找到了。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却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变成了记号。字形方面,例如古汉字“☉”变成隶书、楷书的“日”之后,已经一点也看不出太阳的样子。如果不考虑“日”字的历史,根本无法找出“日”这个字的字形跟“日”这个词有任何联系。可见,“日”字的字符已经从意符退化成了记号,“日”字已经从表意字变成了记号字。又如从“禾”“千”声的形声字𥝌字,就变成了形旁、声旁全都遭到破坏的记号字“年”。

还有不少字,虽然其结构并没有由于字形演变而遭到破坏,但是由于语音和字义的变化,对一般人来说实际上也已经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形声字的声旁由于语音的变化丧失表音作用,转化为记号。例如“耻”(“耻”的本来写法)本是从“心”“耳”声的字,后来“耳”“耻”二字的读音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耳”实际上成了仅有区别作用的记号,“耻”实际上成了半记号半表意字。“耻”写作“耻”,始见于东汉碑刻,可能当时“耳”“耻”二字的读音已经有了很大距离,有的人不知道“耳”是声旁,就把“心”旁改成了读音与“耻”相近的“止”(汉隶中“止”和“心”的字形相当接近)。“耻”可以看作由记号“耳”跟音符“止”组成的半记号半表音字。合体字的表意偏旁由于字义的变化丧失表意作用,